

# 行政院救濟總署

陳廣沅

## 一個工程師的自述壯遊八十年之十八

### 聯總與中國行總聞

華府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決定以六億元善後救濟物資給予中國後，聯總即陸續派工作人員到華監督辦理中國善救工作。中國政府方面在行政院下設善後救濟總署，簡稱「行總」。其英文全名為 CHINA NATIONAL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 簡稱 CNRA 讀為 SINRA。特任蔣廷黻為署長，並任李卓敏、浦薛鳳為副署長，我為儲運廳廳長，另有一分配廳，一秘書室。我既答應回國做儲運廳廳長，拿國幣薪水，聯總的人們似乎都另眼相看。當時代我或幫我辦旅行手續的人員真是十分熱心，我至今感激在聯總方面有納柯 Necker，他代我買軍部飛機座位，護照上沿途各國簽證；他後來到了上海，還替我找到西式住房，由聯總支給房金。至於所帶文件及個人行李方面在遠東司有秘書 Mrs. Muldoney。中國大使館方面有秘書印惜芳小姐，中國物資公司方面秘書有楊夫人李麗英等。時間有限，大家忙得「

不得開交」！八月中旬決定，九月四日就啟程回國，其間不足三星期，一切手續辦妥。茲先述回國路程及在各國所見所聞。

### 自美轉大圈子回國

抗戰勝利前後，我飛行來往中美間者已有三次：第一次在戰前陪都鎮遠局長沿菲律賓、關島、夏威夷飛美；第二次在戰時隨宋子文部長沿南美、南非、開羅、印度飛返重慶，再由重慶沿原路飛返美國首都；這一次戰後是孤家寡人一個，經英、法、意大利、開羅、印度飛回重慶，其滋味與以前三次完全不同，苦樂迥異！

一九四五年九月四日，忙亂終日，乘下午六時火車，自華府到紐約，十時半到，隨即到旅舍休息。

九月五日，晨起身，到汽車站，乘軍用巴士到「拉瓜第亞」飛機場，登美國軍用飛機，起飛到加拿大之紐本斯威克之 Sheffac。十一時起飛，下午二時到達紐芬蘭之 Botwood 係此地紙之出口地。四時半起飛，飛機上遇到遠東事務

局 F. EA 及 John Miles 及農業部之 Murray D. Lineoln 以後此兩人皆到中國聯總服務。

九月六日，到達「北愛爾蘭」之 Shanon 機場時，為當地時間下午二時三刻，已飛二十小時半，繼續飛行到倫敦。在飛機上看倫敦全城，幅員廣大，房屋櫛比，有幾處被德機轟毀，不過佔全市百分比甚小。到達市區找軍部指定之旅館客滿，即在過道樓梯口加行軍床也不行，結果在克雷登旅舍 Croydon 見旅客單上有郭秉文先生名，當即入內，時先生外出，問明先生係單身旅行，而房內有雙舖，我商得旅舍同意即搬入，洗浴後，去飯廳吃飯，遇見錢天鶴、沈宗瀚、謝家驛諸位先生。時已夜深我累不堪言，隨即返房入睡。睡夢中聽郭先生大發雷霆，罵店員不應將生人讓入他房間睡覺。我那時實在疲憊已甚，未加理會又返身入睡。次早醒來郭先生睡意甚濃，我即沒聲沒響悄悄地拎著行李出戶。急找軍部負責人，他們說軍人來往甚多，聯總人員暫時不能走，須候一星期或十天方有辦法，他們遂代覓得一小公廬遷入

九月七日，到美國軍部辦事處打聽消息，知有一荷蘭人名 Ben Elzas 「矮而叟」者須去中國聯總為難民 Displaced Person 組組長，將與我同機東行。閒來無事乘公共汽車遊覽，自起站到終站回頭。倒也有趣。

九月八日，下午郭秉文先生請在香港樓吃中國飯。好幾天未吃中國飯，有意外興奮之感。與郭先生見面後，先將闔睡空床事向他道歉一番。吃飯時我叫了一個蛋炒飯，拿來時不成樣，我叫侍者來問，原來英國當時無米無蛋；「米是薏仁米，蛋是蛋粉，抱歉之至！」

## 大戰後的倫敦風物

看了一天倫敦，我的印象如下：

- (1) 大部分住宅都是空的，無人住。
  - (2) 婦女們服裝都係古式，無高跟鞋。
  - (3) 肉食蔬菜均缺少。
  - (4) 市面汽車甚少，即有亦甚小甚老。
  - (5) 大街甚寬，兩邊房屋均甚高大堅實，如紐約公園大道，但無樹。
  - (6) 晚上街面漆黑無路燈，更無行人。
  - (7) 戲園電影院都在下午六七時開始。
  - (8) 火車站黑暗，污穢，而擁擠。
- 九月九日，等候「矮而叟」先生不到，無聊得很，上午去看了許多地方，如維多利亞紀念園、皇宮、憲法高埠；又去看了國會、國防部、蘇格蘭場 Scotland Yard；最高興的是到過唐寧街十號 No.10 Downing St. 英國首相辦

公室及住宅，外表並不堂皇，街道狹隘幽邃，門低而窄，與不列顛帝國之名稱不符！又看了最高法院及聖保羅堂，吃個簡便午餐後繞兩點鐘。

一個人旅行真彆扭，又苦無商量的人。忽然想到英國海邊「多佛」鎮 Dover，與法國「加萊」鎮 Calais，在英海峽兩邊遙遙相對，為兩國距離最近之區域，晴天可看到對岸人民的活動。我想去看看，到車站問明了路程決定乘火車南行。走了兩個鐘頭到站，下車到街上看，也到海邊去看看，當日天陰沒有看到什麼，可是肚裡有點餓，就找到一個小飯店要飯吃，侍者問有無飯票，只好說：「沒有！」，並且問：「不吃飯，可不可以吃點東西？」他說：「那邊有個茶店，你去飲茶，可以吃點小點心。」我去了，我要了茶也要了點心；茶是一壺，點心祇有兩三片，實在不能療飢，吃完後問幾時有火車返倫敦，他說：「幾分鐘內就有！」我趕忙到車站搭上了回程車，車上也沒有飯車，真窘！悶坐到倫敦車站，下午十點鐘方回到寓所，那時街上各店關門，更無吃店。我以為公廬廚房內總有些麵包點心之類，誰知一查之下，一無所有，祇好抱餓而眠！

九月十日，先到軍部辦公處把護照簽證弄好，又弄到乘軍用飛機的優先權 Priority，一切準備好，但不能單走，有命令要等「矮而叟」同走。不得已找到倫敦有名的蠟人館 Mmo Tussaud's Wax Museum 去看看。一進門有兩個看門的和幾個警察看守你，再細看看原

來都是蠟人。當代名人如羅斯福、邱吉爾、史大林、我國蔣介石總統都有與真人大小的蠟像，或坐或立，均栩栩如生。有一個嚇煞人的地方叫恐怖宮 Hall of Honor 表現以前各國暴君之虐政酷刑，又有希特勒之集中殺人營，真不忍直視，未看完即出門返寓。

到寓接「矮而叟」便條說他已到了，晚六時請到香港飯店吃飯見面。見面時有同來之美國人 Col. Burkly，謂將來亦到中國難民組服務。「矮而叟」短而堅實，荷蘭人，英語甚熟練，謂已與美軍部辦事處接洽，不日即可搭飛機巴黎。

九月十一日，到軍部接洽行程，適「矮而叟」亦到，辦好後日九月十三日啟程，與「矮而叟」同遊半日，午飯時，他帶我去飲茶，茶店擁擠不堪，並須排長龍，吃的都是些小點心，不甚可口，而價目甚廉，據說英國工作人員都如此進午餐。

## 咖啡無奶放水淇淋

歸途中看見有賣水淇淋（雪糕）的地方。同寓稍息後就到那裡去吃水淇淋。我要了一客咖啡，要糖沒有糖，要乳酪沒有乳酪，真無意味，再問有無香草水淇淋，「有！」水淇淋來了，我吃了少許，又放了一半在咖啡裡，吃來非常可口，旁邊看的人，都看得高興，都說：「我們怎沒有想到！」於是有幾位就叫了咖啡又叫了水淇淋，吃得大家歡樂。其中有一位攀談起來，原來他是醫生，吃完要走時，他約我去

他家坐坐，我就答應了。走到半路上，我自己問我自己「此人是否靠得住，爲什麼就跟他回家，如果不是好人，到家後也許有性命之憂！」

「但已答應，不能抽腿，祇好叫自己小心，提心吊膽跟着走。路上無路燈趁着星光走；轉了兩個彎，到了一排高房子，這位醫生開了門進去開了燈，隨即在一個門前揪電鈕，原來是私人家的電梯，過了幾層，停了，是一個起坐間，家具甚整齊清潔，他抽烟斗，我抽美國香烟。我問：「家眷呢？」「太太帶了兩個孩子住在鄉下；一則避空襲，二則到農家就食，戰時城裡沒有什麼吃的，農村裡多得很。」「你自己爲何不下鄉？」「我在城裡還有許多病人要招呼，每逢週末我到鄉下去！」然後他帶我去參觀他的住宅，原來這房子四層樓每層一間，最低層爲廚房飯廳，第二層爲起坐間，第三層臥室，頂層是醫生的書房或研究室，每上下必用電梯，斷電時祇好走路，談到德國轟炸倫敦時，猶甚緊張膽戰。我問：「我在城裡並不見有多少炸燬的房屋！」「政府已用木板在炸燬地方的四周砌成密牆，在街上看不出來。」坐了不久，我就告辭回寓。

九月十二日，又同「矮而叟」去美軍辦事處辦他的優先乘機證及美軍身份證，又同他到香港樓吃飯，飯雖不好，但比「沒有」好些。出來後各散，我自己試乘地下鐵，消磨時光，價廉、快、舒適，不像紐約地下鐵喧囂。地下鐵在美國叫 Subway，在英國叫 Underground。明日有飛機飛巴黎，今晚在寓早睡。

以上是我在倫敦所見，自九月六日到達，至九月十三日離開，共計留連了六天，正是大英帝國沒落的開始，未見興隆，滿眼廢墟。

### 巴黎景色法國馬桶

九月十三日去巴黎，在場候機時，遇桂永清將軍夫婦及隨員一行自美國飛到；聞將軍將長駐倫敦爲中國軍事代表團團長，下午一時我們的飛機起飛；三時到了巴黎之「侯萊」ORLY 飛機場，巴黎與倫敦間時差爲一小時。我到倫敦時，有海關及軍警查問，到巴黎時，一無所有。與「矮而叟」同住 Aujou Hotel T Rue Tarcod，是一個湫隘黑暗骯髒之小旅舍，極不舒適。我初以爲到了巴黎有同伴偕遊，一切有識途老馬矣，誰知道這位「矮而叟」先生到巴黎有許多私事要辦，除了同到美軍部辦事處辦好登記，要了優先乘機證，他就不見了。我祇好一個人在街上閒逛，先找到凱旋門 Avenue Champs Elysees「香里里塞」大道在人行道茶店找個座位坐下來，客人甚少。問茶房要咖啡，「沒有！」要茶，「沒有！」「有什麼呢？」「有白酒紅酒」。大道極寬廣無車；路邊有樹，人行道甚寬潔。中間公路上沒有什麼車來往，來往者皆是美國吉普車，凱旋門依舊偉立大道中，全市樹木蒼蔚，無人無車就顯成衰頹！大戲院仍舊巍然，惜寂無人影。早飯吃了兩個煎蛋，就花了兩塊美元，所有大旅館皆被美軍包用，滿街沒有什麼人，有人就是美國軍隊。晚上更慘，沒有路燈，那麼寬的

大路，沒有一個行人，慘！

九月十四日，暫時無飛機，走不了，不如乘機看看法國。先獨自乘火車看看鄉下。巴黎城廂由飛機上看，真美！牠以凱旋門爲中心有八條至十條筆直的大道，按東南西北四方，依幾何圖案分出去，走到好遠好遠的地方。大道兩邊都有高聳的大葉樹，其中以「香里里塞」大道爲最寬。至於鄉下如何，非去看看不可。

我乘火車，到了一個地方下來，共走了五十一哩。法國火車的走法與英國一樣左往右來；但是公路上汽車的走法則與美國一樣，右往左來；也許因爲戰時美國軍隊多，他們依他們自己的走法走，所以就走成習慣。鐵路鋼軌看上去似乎是每碼八十五磅，許多工人在軌道橋樑上做修理工作，火車頭全是古老的小機車。客車都是一間一間的，舊得很；貨車有許多是兩根軸的車，不用車鉤而用鐵索及擋板連接列車。一般列車走得甚慢，有點像中國浙贛路的行車一樣。車站上沒有紅帽子工友，行李都是自己拿。鄉下農田甚好，蔬菜甚多，沒有車輛運到城市裡去。回到巴黎後我就在車站飯廳吃飯，一個熱狗賣八十五法郎（合一元半美金）。便是中國式的，就是馬桶係蹲式而非坐式的，所用手紙是裁成小塊的報紙。遇到聯總的運輸專家 Hamilton J. Allon，他也在觀察法國鐵路狀況。

九月十五日，去聯總找其主管 Frazer，不在；但弄到一輛有司機的吉普車，於是參觀了拿破崙墓，偉大而不堂皇，比南京中山陵差遠了

拜謁了中國大使館，看見了王思澄、江錫慶、趙俊欣三位，他們都訴苦說薪水太低，不能與軍人比；每月兩萬法郎約合美金四百元（每元值五十法郎）實在不夠用云云。又到協和廣場 Place de la Concorde，為大旅館大商店所在地。此處車輛甚多，東西亂竄，行人亦在內亂走，勢甚危險。再到埃佛爾鐵塔 Eiffel Tower 一看就在左近賽因河左岸 Left Bank of River Seine 找個地方吃飯。司機介紹到中華樓遇見了鎮江人劉厨子嚐了他的肴肉乾絲，總算殺了饞蟲。再到軍部辦事處，遇見「矮而叟」，他說他已換掉了六萬五千法郎（換成美金），甚為得意，但我莫名其妙。兩人同得消息明日有飛機去羅馬。約定明早二時乘汽車離巴黎城，三時起飛。

以上是我在巴黎三日之所見所聞，以後記羅馬瑣事。

### 羅馬與梵諦岡巡禮

九月十六日，晨起身，到軍部飛行站（簡稱 A. T. C. 全名為 U. S. Air Transport Command）。辦事人謂飛行時間已改變，不得已回旅舍，誰知房間已有人住入，遂在客室大椅上睡下。午後，到飛機場時，飛行時間再延後，下午一時半到了法國南部地中海濱之馬賽城。午餐為美國牛排，異常美滿，餐後飛機續飛經過柯塞嘉島 Corsica 上空，滿島高山，飛低時非常危險。飛機義大利到羅馬上空，降落「蔣平羅」機場 Ciampino Airport。

在空中看羅馬全城並不甚大，房屋分散並不擠迫集中，多呈褐紅色，城外四周山巒起伏，道路崎嶇，樹木甚少與倫敦巴黎之綠蔭美化者不同。每半小時有軍用巴士周行市區，我就乘此遊覽羅馬，看見羅馬帝國時代所砌成之輸水管，羅馬街道污穢，後街更甚。市民麇集，人口擁塞。街車破損不如上海市區之電車。

所住旅館甚為壯觀而清潔較倫敦巴黎所住者好得多，名叫 Vila Midici，但大門口有英文名叫 Grand Hotel，此次沿途所居旅舍皆為 A. T. C. 所管理，乘客到埠即由他們指定住處，吃飯可到他們所辦的飯堂吃自助餐，全是美國軍人，菜甚豐富。此等飯堂都設在大飯店中，如果所指定的住處是公寓式房間，就須走到大飯店去吃；如住在大飯店中，則可在內吃飯。在羅馬住處好就在旅舍吃飯，非常舒適，而羅馬天氣乾燥，更覺爽快。晚飯後，皓月當空，到馬路上閒步，走到羅馬大廣場，地面空曠，政府建築物都在左近。有一所高房，牆高處有小涼台，據說當日墨索里尼得意時常常在此台向市民演說，當時千萬市民向他舉手歡呼之情況，而今安在？

九月十七日，上午加入美國紅十字會團體參觀梵諦岡 Vatican City 即天主教教皇駐在地，參觀後當日所記之印象如次：

- (1) 幅員一〇七英畝，人口七五〇位。
- (2) 兩個螺旋式扶梯到博物館，館中所存皆名貴古董，有名人塑像，名人油畫而尤以密切·安幾羅 Michel Angelo 之壁畫為最名貴；

窗帘皆係刺繡或絲織畫；各國君主所送珍貴禮物中有一個實金的上帝像重二十四兩，有金鋼鑽紅寶石所裝飾之皇冠；有俄國所送藍綠寶石之雕刻品。

- (3) 爬了二四步樓梯去謁見了教皇，據說這教皇已六十五歲，但我看上去祇約四十歲左右。
- (4) 警衛都是瑞士人穿藍黃紅色相間之制服，手持長矛，狀甚滑稽可笑。

(5) 梵諦岡自設郵局自印郵票，並有許多郵片出售，上面印了些教皇城內外風景人物及博物院所藏寶物之相片。

下午去看聯總之救濟站，其負責人為 A. A. Sorieri，據稱直接救濟，一半用錢，一半用實物，實物約值二·六〇美元，但黑市價格為五十六美元。物資管理處主管為 Lt. Col. J. H. Bordes 及 Milele 等，據稱一條物資船到埠，用大卡車直接由船卸出，約十日卸完。又稱由倉庫運至羅馬，共約四十五英里，曾損失牛奶粉八十一噸！（義大利人在獨裁專制政治下生活了二十四年，一朝解放，他們不知道如何生活，更不知道尊重別人的自由；政府中貪污、賄賂、偷竊等不法行為，風行一時！）

### 寧波華僑美軍雜貨

又去看了一個難民站叫 Camp Cinetta 地方為義大利之好萊塢，負責人為一捷克人叫 Ulad Ratay，據稱站內工作百分之九十皆由難民自己負責。站內遇到三十五位中國人，他

們都是由上海、青田、寧波來的，我看見他們在站內開飯，他們睡在地上，用蓆子墊着，他們種菜，自買材料做衣服做鞋。站內有電影，但沒有任何運動。到處都很污穢。遇見王若塞神父講墨索里尼的生活故事很傳神。站內有醫生護士。

九月十八日，上午由物資管理員 Michele 陪同參觀了四個倉庫：一個係由兵房改造的，兩個是鐵路庫房，另外一個新造的大理石倉庫，係墨索里尼造為一九四二年展覽會用的，沒有完成，可是規模宏大，有地下火車站。

與美軍少校 A. T. Hallwood 談，他是運輸專家，據他說：「義大利現時無鐵路可言。所有橋樑都已炸燬未修，公路方面有聯運連轉的卡車大隊，現有 GMC 兩噸半卡車四百五十輛，還有一千五百輛萬國式 International 6X6 大卡車來，現用本地司機四百名，每日每人工錢三百里爾。羅馬有兩個修車廠，五個加油站，共用六個美國機工管理員三百五十名本地機工，利用本地原有設備，機工每小時工錢一百里爾；現存有六個月配件」云。

同義大利聯辦辦事人 Shamanna Dena 談話，她說：「聯總助義五千萬美元，義政府出資同值美元之里爾，合起來做善救工作。」她代我買了些美軍雜貨店 PX 之物資，如手巾牙膏牙刷香皂之類，並有許多糖果香烟。

晚飯後與「矮而叟」散步到中央公園坐坐。見短短圍牆內有多人在跳舞，月光下燈火幽暗音樂鏗鏘；原來是英國軍官俱樂部。牆外男女童

亦擁抱婆娑得其所樂。我與「矮而叟」坐圍椅上談人生尋樂方式似因各國文化程度而不同。時月光由樹木濃蔭中射入，別有一股滋味。得消息明日有機飛開羅。

### 經蘇彝士到新德里

九月十九日，五時起身，離開旅館，坐軍車去機場。八時半自巴黎飛來之飛機到達。遇中國駐比大使金問泗先生。九時起飛，九時四十五分到達那勃里城 Nable。十一時起飛，十三時半進入希臘境，海水蔚藍，島嶼棋布，希臘陸上大部褐黃，少見青綠；天氣晴朗無雲，臨海面有薄霧；飛行極穩。海濱小村落甚多，稍見菜圃青色。下午三時飛機降落 Eleusis 飛機場，當地時間為四時。四時四十分再起飛，下午九時到達開羅飛機場。住開羅城內大陸旅館。

九月二十日，去聯總開羅辦事處，找到主任 Selena Gifford 及副主任 M.E. Holcomb。他們處理二萬五千位難民，有職員三百人，其中二百人係由各國找來。他們准許我參觀一個在沙漠中的難民營，他們代辦了交通工具。這營在埃爾學特叫 El Shatt Camp，在蘇夷士東岸之沙也納地方 Sinai Desert。我們乘吉普車到蘇夷士運河西岸，乘船過運河。運河甚狹，水青碧平靜。馬達渡船 Motor boat 開行不到五分鐘即達東岸。上岸又乘吉普車到沙漠中心，到一帳篷下車。有難民營主任康淮 Jack F. Conway 接入。篷內佈置雅潔有大床一，桌椅凳俱全，有凍水凍奶凍咖啡待客，

其時篷外日光下總有一百三四十度，篷內有乾燥空氣流穿過，並不覺甚熱，亦不流汗。據稱他們大部分難民皆住帳篷中，離開此主任之帳篷約十幾哩，他們有一百二十個糕餅師專門烘製麵包，每星期要消耗八千磅牛奶。我們在帳篷裡吃了飯，並欣賞沙漠上的落日與月光（當日正是陰曆九月十五日）。不久即乘月色作回程，再渡蘇夷士運河而返開羅旅舍。此行並未看到一個難民！

開羅人口衆多，街道污穢喧囂，為各種車輛之展覽所，汽車、卡車、電車、公共汽車、馬車、腳踏車，無軍不備，灰塵滿天。

A.T.C. 晚有通知說明日下午有飛機東飛。

以上係埃及開羅兩日之遊，尼羅河及金字塔等均未有暇去瞻仰，不無掃興。

九月二十一日，下午在開羅配因飛機場 Payne Field 起飛，四時飛過耶魯撒冷城，見一片黃沙與山地，不見一樹。四至五這一個鐘頭在沙地飛行顛簸甚，天黑後較好；想在日光強烈時，沙漠上空氣被熾熱，流動甚烈，空氣密度不均，濃淡不同，故浮起飛機機力不均，致飛機上下顛簸甚，黃昏後陽光較溫和，空氣密度較勻，飛機飛行較穩。六時半到 Habbaniya 加油並進餐，八時半又飛，十時半到伊朗之阿巴丹 Abadan。

九月二十二日，飛機到印度之 Juwani，再轉飛到達喀那齊 Karaehi 為印度西海岸之大城。我失去一件行李須在此等二十四小時，候下班飛機到達再走。「矮而叟」先生不能同候，

先搭飛機東飛。我一人在帳篷中等候，無聊之至。幸飛機場有敞車巴士在飛機場左近緩緩開行，乘客可隨時上下，余即乘此遊覽以消磨時間。

九月二十三日，失去的小提箱內存有許多要件如護照、飛行票據、自己的日記等等。沒有它寸步難行，故當時情緒非常緊張，與 A. F. C. 接洽都說已在查問中，如果沒有人偷去，必可帶到。我每隔一二小時就打電話問。下午四時，那小提箱到了站，大為高興。下午七時有飛機東行，有空位；於是得閒到外邊遊覽。飛機場非常大，當日風和日麗，遠看城市房屋甚為整齊，城外遍地黃色不見青綠。七時半起飛，十二時半到達印度首都新德里 New Delhi。

九月二十四日，飛離新德里，到達加爾各達 Calcutta，為印度一大都市。此次由印度西海岸到加爾各達共飛行十小時。住大旅館 Grand Hotel。飛行途中遇大雷暴雨，飛行不穩，大家緊張。同行者有幾位飛行員，他們也愁眉苦臉不耐顛簸，他們說：「一向坐在前面，不知後面如此顛簸！」云，一夜未好睡，旅館中熱甚，而許多侍役進進出出不能入睡。旅館飯食不佳，但在飯廳中遇好友魏菊峯（毓賢）。他也是回國為善救服務的，但屬於另一機關。晚間魏約在中華樓吃中國飯，在座者有王慎名先生及交大同學王道之（洗）先生，他們都是奉政府命派來辦運料工作的。

晚間「矮而叟」來找謂已寬到星期三（後天）

飛昆明之機位云。我十時半即入睡。

### 飛越駝峯回到重慶

九月二十五日午，王慎名 Sherman Wang 先生請在中國飯店吃飯，遇見華府五角大廈好友上校葛爾 Goertl，他說派到此地已兩年，將於本年十月十五關閉回國；他送我兩條美國香烟 Obllip Morris，那是我經常吸的牌子。我們倆就在旅館飯堂吃西餐，他又約了 Col. Orebble 及 Mr. Hill，我本想約 Hill 到中國服務，葛爾說他暫時不能離開軍隊。葛爾是酒鬼，每飯必飲，每飲必醉，當晚有三個美國醉漢灌我，我被迫喝了兩杯，醉了，不好受。到十二時方睡。

九月二十六日，九時起飛。據告，約飛六小時可到昆明。飛行上空，頭兩小時平穩舒適，最後三小時，越過喜馬拉雅之駝峯時機身顛簸，飛了五小時半就到了昆明。住在一家法國旅館 Hotel de Commerce，內容狹陋而污穢，此為美軍飛行人員之住所，他們也把我放在這裏。滇緬鐵路之老友溫葦楣及王節堯兩兄同在東月樓晚飯，甚歡。

九月二十七日，晨九時，到小石埧溫家看溫兄之父母及其夫人，吃了一頓好的中國早飯，然後到滇緬鐵路局遇老友孫嘉祿、曾廣智、汪德侃、林鳳岐、吳西箴、吳次風、黃湘濤等。隨即回旅舍，赴飛機場。一時半起飛，三時半到達重慶。住求精中學；此為聯總在重慶之宿舍，我當時仍為聯總職員，故被安排在此，進餐

後去看老友張自立及田定庵等作長談。

九月二十八日，到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以後簡稱行總）見署長蔣廷黻及副署長李卓敏，當時面允十月一日到儲運廳辦公。

下午去交通部見薩技監福均，商調孫嘉祿、曾廣智、林鳳岐、吳西箴、汪德侃等，到行總服務，薩頗幫忙並薦徐祖烈、謝德兩先生。

又到工程委員會看老友程叔時（孝剛）、史寄秋（棠）等。

九月二十九日至月底到處看朋友，當日見到凌鴻勳、吳大砲（前浙贛局長）、同學葉秀峯、畢士宣、李立侯夫婦、吳鴻照等。

此次回國計自九月四日由華府啓程至九月二十八日到達重慶共走了二十五天，飛行的時間有限，等飛機的時間甚久，好在藉此也得了許多見所未見之事實與經驗。

### 行總的組織與人事

行總之組織龐大，人員衆多，為所有行政院各機關之最。當時行政院院長為宋子文，行總早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前就在重慶成立，擇地辦公。八月十日日本投降，九月間政府開始接收上海各機關，行總亦於同時派人赴上海選擇辦公地點及各級職員住所，十月十一月間行總陸續遷上海辦公。我於九月底飛返重慶，十月一日起到署辦公。當時行總在重慶市兩浮支路一號辦公。總務處處長胡可時是我交大同學，他代我在川東師範左近，美國新聞處隔鄰找到一所新式住宅，一切傢具炊具俱全，那時家眷還在成都，後來接家

眷等，繁瑣事皆由他一手包辦，我對他至為感激。行總署長、副署長及重要首長略述如下：

署長 蔣廷黻（一年半後改霍寶樹）  
副署長 李卓敏、浦薛鳳（鄭道儒）

執行長 劉鴻生

顧問室 徐善祥、吳景超、魏文瀚等

視察室 朱星如、畢高奎等

秘書室 陸翰芹、宓賢弼 先後為秘書主任

人事室 陶振譽、李榮晃

儲運廳 廳長陳廣沅 副廳長翁

分配廳 廳長汪伏生 副廳長洪絛

財務廳 廳長董承道 副廳長李焯林

物資購銷總經理處 侯諤昌

總稽核 李焯林兼

賑卹廳 無廳長 賑卹工作由聯總派員辦理

署長以下設：

總務處 處長胡可時

調查處 處長向景濛

編譯處 處長沈維泰

會計處 處長余肇池

衛生醫務委員會主任 劉瑞恒 醫師劉德傳

工業業務委員會 主任華鳳翔，副主任張

效園

農業業務委員會 主任許浚七

以上為行總內部行政機構，在各省市又設分

署各分署名稱及首長列下：每分署亦設總務、儲運、財務、賑務等組或股。

上海分署 署長劉鴻生 副王人麟  
安徽分署 署長葉元龍 副柯育甫 謝貫一  
江西分署 署長張國燾（先）蔡孟堅（後）  
副黃學詩、黃光斗

臺灣分署 署長錢宗起 副高翰 陳方之  
東北分署 署長劉廣沛 副南秉方、于明洲

河南分署 署長馬傑 副王式典、潘澄侯  
浙江分署 署長孫曉樓 副祝修爵

晉綏察分署 署長張彝鼎 副閻偉、董秀明  
湖北分署 署長周蒼柏 副楊顯東、劉藝

湖南分署 署長余籍傳 副姚靈懷、陳崇鑑  
廣西分署 署長黃榮華 副黃嶸芳

廣東分署 署長凌道揚 副李應林、黃開祿  
魯青分署 署長延國符 副孫繼丁、梁傳琴

冀熱平津分署 署長董冠賢 副楊亦周、  
顧德銘

蘇寧分署 署長鄭通和 副江人龍、李崇德  
此外又在福建、滇西、黔南、石臼所、烟台、  
臨濟各設辦事處。

在美京華府亦設辦事處，其處長為鄭寶南，  
還有一個昆明辦事處專辦外僑遣送回國的。

另外在昆明、重慶、西安、貴陽各設了一個  
難民輸送站，在上海、天津、廣州各設一個牲畜  
飼養站。

### 當年老人憶述秘辛

最近有一位朋友來信把在總署所見所聞簡略說了一番，原文抄錄如下：

「行總除少數單位外，屢經變遷，人事亦迭有更易，成立時祇有幾個人（蔣署長在政院為政務處長），後來逐步來了七、八人，分司人事會計總務，三十四年一月正式成立，派來副署長鄭道儒，他什麼都不知道，但事要管，不到三四個月就調職。來了李卓敏，後來又來了浦薛鳳（接替鄭道儒），此後漸漸人多了，聯總亦來了幾十人，八月間驟然勝利，大部份同仁先後去滬，浦副署長亦去南京，一九四七年鄭道儒又回來取代浦薛鳳，蔣廷黻離任去美出席聯大，霍寶樹繼任。不久政院決定行總結束，改為善後救濟委員會及美援會，人員一併遣散或調用各機構。所有物資、文件、帳冊、資金、辦公用品，一下子一併全部移交，行總歷史沒有一個有系統地管及記載。」

「任期最長者恐係李卓敏副署長，諒他也不管，因張公權奉宋子文之命接管，交接手續之亂可想而知。」

「中間一段記得把此機構全部移交經濟部，而經濟部又驟然設立美援會，叫王蓬回來做秘書長。一九四九年大陸撤退，除搶運一部分要緊公文裝船運臺外，其他什麼都拋棄了；因此我認為沒有人能通盤紀載及記憶……那時沈維泰的新聞處及向景濛的調查處應設有每日大事記，但均無有；一個鬧家務，一個做特務，那有心去管公家的事呢？」

讀完後不禁感慨系之矣！